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四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岳陽 劉

孝宗

元脫 脫

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  
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之稱首可謂難哉卽位之初銳志恢復  
符離之邂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立  
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  
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寢異於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羣臣積  
錢穀謹邊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之將有  
爲也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

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爲仁孝宗之爲孝其無愧焉

孝宗

明柯維騏

孝宗系出藝祖有君人之度其繫人心成乾淳之治宜也獨惜符離喪帥規恢中阻觀楊甲對策則帝之苦身焦思不如勾踐羣臣之協心宣力不如種蠡豈委於烏祿政修國理無大差之覺與雖然奚可以是以爲盛德疵哉論者謂聰明果毅爲南渡諸帝稱首其致孝太皇力行三年之喪則千載一人而已自禮廢風頽遂有公除議昏諒陰不輟樂者帝復古以立世防噫偉矣

孝宗

明顧充

孝宗以太祖之後紹高宗之脣居藩邸時慨然有興復之志及卽位賴魏公忠肝義膽倚如長城而曰朝廷所恃惟公首擢辛次膺而顯渡江之直信任李顯忠而成靈壁之功致邊報克捷中外鼓舞雖李邵符離之敗而初志不回立馬殿廷斷弦傷目躬攜漆杖陰習勞苦卽夫立志之堅宜可以唾手燕雲而繫單于之頸飲月氏之頭矣然纔欲用浚而湯史之姦參之方建恢復而和議之說惑之豈知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舉朝皆婦人固不足以任此而浮謗如川聚蟲成雷浚終罷位楊甲之策覽之不悅卒置第五則恢復之所以不成

者蓋原帝以談兵革爲諱論兵革爲迂也而又不可專咎食肉者之鄙矣荆襄上流兵力單薄吳蜀要害財賦匱乏陵寢隔腥羶而嫠嫠滿前專意一張說而四賢罷黜王淮陳賈之言入而指道學爲邪氣以倒吾道之戈雖雄心遠慮無一日不在中原無一日不行天下而瑕疵亦在不免值金主賢明仁恕無隙可乘而易表爲書敗臣稱姪減幣定好正敵國之禮邊庭不舞烽燧不烟刁斗夜停旌旂書捲亦彼此之幸爾然臨御二十八載之間凡施凡設歸美高廟事親之懿二典所載亦不能過故得廟號孝宗誠南渡之首稱也

張九成胡銓廖剛李迨趙開

元脫 脫

秦檜執國柄其誤宋大計固無以議爲也張九成之策胡銓之  
疏忠義凜然廖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阿時好者哉李迨趙  
開所謂可使治其賦也與

范如圭吳表臣王居正晏敦復等

宋史

如圭師于安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楊時表臣交于陳瓘  
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謹直剛嚴鯁峭不惑異端不  
畏強禦大畧相似若夫居正辨王氏三經之謬龜年首劾秦檜  
至和之非程瑀力排蔡京之黨尤爲有功于各教張闡論事無  
避洪擬朴實端亮趙逵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爲檜所忌而不  
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信哉

陳俊卿虞允文辛次膺

元脫 脫

孝宗至恢復特任張浚俊卿斥姦黨明忠義以爲之佐泊居中  
書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其立志一以先哲爲法非他相可擬也  
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  
劉錡爲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  
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  
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  
興復剋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次膺力排  
羣邪無負言責蒞政不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謇諤尤著南渡  
直言之臣宜爲首稱焉

虞允文

明張時泰

虞允文之敗金人與周瑜之赤壁謝玄之淝水劉錡之順昌孰優曰允文優何優乎曰周瑜謝玄劉錡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皆出師禦敵此則將命犒師特以見當時事危勢迫故不顧矯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大功也噫以宿將之才而勝敵於豫備者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於倉卒者難此允文之所以優也

虞允文

明丁奉

高宗以允文方裴度偉矣但不目方唐憲使允文輩得如裴度討蔡之功蓋明于知人而昧於自知可惜也允文功業難於縷數夫惟采石一戰金亮自斃使宋事轉危爲安及罷相鎮蜀興

復之志愈堅史稱其許國之忠炳如丹青信乎晉公之流亞矣

參謀來樂府

明李東陽

新將代舊將去參謀來軍有王受命猶不受戰參謀真獨斷宋  
家養兵二百秋大功竟屬書生收翻令愧死劉楊州君不見陝  
西歸來笏畫地遺恨他年六州棄

陳康伯

明柯維騏

陳康伯抑於秦檜高宗末年始顯用其贊親征及早定太子誠  
有經濟才隆興召命羣望攸屬奚但器量似謝安乎

周必大留正胡晉臣

元脫 脫

謀大事決大議非擬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留正一時俱以

相業稱然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導其君光甯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謂有立乎哉若胡晉臣爭論朱熹則侃侃有守者也

趙汝愚

元脫 脫

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鮮矣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懿親爲宰輔四國流言而周公不免於屠東之憂非天降風雷之變以彰周公之德而啓成王之衷則所謂金縢之書固無因而闢於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而縣八百載之不祥者寔係于此不然周其殆哉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於周公其位與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

大喪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汝愚獨能奮不  
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有德之士以輔甯宗之新政天下翕  
然望治其功盛矣然未幾卒爲韓侂冑所構一斥遂不復返天  
下聞而冤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  
致不可爲信非人力所能與也汝愚父善應以純孝聞而子崇  
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矣

胡銓

宋謝枋得

胡澹庵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二  
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爲第一信  
矣

彭龜年黃裳羅點黃度林大中陳騷詹體仁

元脫 脫

彭龜年黃裳羅點以青宮師保之舊盡言無隱黃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皆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騷論事頗切時病詹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騷嘗詆譏呂祖謙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爲仇而體仁乃能以朱熹真德秀爲師友卽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可知矣

胡晉臣羅點王藺陳騷

明何維騏

朱熹學宗伊洛胡晉臣排羣議薦之其道同也方高宗滯疾弗

親萬機晉臣與宰相留正協心毗贊國以救甯其功同也羅點  
優輔導而限於年王藺陳騭負剛直而見忌於衆是以皆弗究  
所建立云

范成大

明王 鏊

文正爲宋人物第一文穆其流亞與使金爭受書之儀舉朝皆  
竦有蘇子囑雪之操繳還閣門張說詞頭有陽城裂眦之忠奏  
罷明州海物之獻與孔幾之政同在城都演武修文獎用名節  
間與陸務觀諸人賡唱見其詩讀其集知其用世之具素講于  
胸中固將有以也而時莫之用可惜矣

辛次膺

明張時泰

次膺以直道事孝宗進賢退不肖可謂敬君之大者也孝宗禮貌次膺常呼其官而不名亦可謂尊賢之至者也君臣相遇非其時乎夫何參知政事僅一月而卽罷去也意者孝宗徒禮貌而不能行其道乎

光宗

元脫一脫

光宗初有令聞嚮用儒雅逮其卽位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見於紹熙初政宜若可取及夫宮闈妬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養日怠而乾瀆之業衰焉

光宗甯宗

明顧 禿

光宗制於將種之婦而夫不夫嬖於陳源楊舜之黨而君不君

不朝重華宮不視疾不執喪而子不子賴趙知院以貴戚之卿  
扶危定傾任公竭節太皇太后躬定大策嘉王夤紹丕圖而中  
外晏然汝愚乃少貶內侍召太儒增置講讀官天下欣欣望治  
惜汝愚爲人太疏不能以厚賞酬韓侂冑之勞而使得以懷怨  
行計挾怨興謀而權歸侂冑由是以內批用臺諫矣以內批罷  
朱熹矣以內批罷彭龜年矣又以京鏜計逐汝愚而一網打盡  
矣又從而禁僞學藉僞學嚴僞學之禁視君子若掌上之土尤  
而進退由心大極國本其小人之病風喪心者皆填門排戶附  
韓氏以求得美官悠悠風塵靡靡偷俗清汙消歇濁滓橫流有  
若許及之之由竇屈膝者有若趙師異之狗吠雞鳴者有若陳

自強之稱恩王恩父者有若程松之以賤名達鈞聽者有若蘓  
師旦之昵爲腹心者自斗食以上至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出  
自門廡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種種然若蒼蠅之觸曉窗天  
子孤立於上而國事日非矣噫邊鄙告甯則朝堂生故庸人擾  
事干孔百出不至於極敗大壞則不已吾於是而益知敵國外  
患人主之繩約也既以內安爲厭常則必以外釁爲快意於是  
以中國有必伸之理匹夫無不報之讐而下詔伐金南北和好  
四十餘年民不知兵而傷於躁動輕啓兵端吁金之讐刻骨不  
可忘宋之恨沒齒不能洒孰謂金之不當伐哉惜此詔不見於  
紹興之前不形於淳熙之際而出侂冑之手以故羽檄日奏無

戰不衄蜀口江淮之民血丹原野鈍鋒乃豁齒相望然後求和於金人求首禍之臣軍前函首送大師以易淮陝侵地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能瞑目侂冑之伐金者乃自伐也君子謂南渡後一壞于紹興之秦再壞於開禧之韓不其然與然自侂冑之罪而言斲棺梟首之慘未足償自息兵之利而言姦宄已斃之首何足惜自中國之體統而言則社稷包羞亦孔之醜矣值蒙古造兵於沙漠金亦志在於求和而罷金歲幣兩不稱兵不然吾慮宋之禍未歇也侂冑雖誅彌遠益恣幸帝荒耄偷弄威福至於皇嗣國統亦敢窺間以逞廢立之私其他尚何可勝言耶

## 甯宗

宋世內禪者四甯宗之禪獨當事勢之難能不失禮節焉斯可謂善處矣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一時守文繼體之政熒然可觀中更侂冑用事內蓄羣姦至指正人爲邪正學爲僞外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侂冑之首行成於金國體虧矣既而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乘機伺間亦得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雖然宋東都至於仁宗四傳而高國百年邵雍稱爲前代所無南渡至甯宗亦四傳而高國九十有八年是亦豈偶然哉惜乎神器授受之際甯理之視仁英其跡雖同其情相去遠矣